

世界艺术与美学

第一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
《世界艺术与美学》编辑部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世界艺术与美学

第一辑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廊坊日报印刷厂 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 256,000

1983年3月北京第一版 1983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28,500册

书号: 10228·026 定价: 1.20元

世界艺术与美学

目 录

卷头语

·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文艺论著 ·

论自然主义	[德] 弗·梅林 姜其煌译	1
论象征主义	[俄] 普列汉诺夫 郭值京译 姜其煌校	13
能否用美的标准的相对性来为现代主义 辩解?	[俄] 普列汉诺夫 劲草译 嘉仁校	25
二十世纪资产阶级艺术	[苏] 卢那察尔斯基 边芳译 夷祖校	29

·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 ·

直觉和表现	[意] 克罗齐 边一卒译	37
批评的标准	杜卡斯 程代熙译	57

• 电 影 •

有声电影的未来 (声明)	[苏] 爱森斯坦等 俞 虹 译	82
电影的造型世界和影片的审美作用	[苏] 查希里扬 于 思 译	86
电影艺术综合的特性	[苏] 查希里扬 于 思 译	94

• 戏 剧 •

马克思恩格斯与莎士比亚	[苏] 弗里德连迭尔 徐小英译 张启荣校	108
莎士比亚与“时代的剧变”	[美] 列 文 李 醒 译	132
谈形象兼及李尔王	[苏] 米霍埃尔斯 杨 敏 译	157
论伏·维什涅夫斯基的《乐观的悲剧》	[苏] 泰伊罗夫 孙 维 善 译	174

• 美 术 • 舞 蹈 •

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摹仿希腊作品的

一些见解	[德] 温 克 尔 曼 杨德友译 邵大箴校	199
论雕塑	[西德] 豪夫曼 洪 善 楠 译	238
论舞剧的特性	[苏] 波格丹诺夫-别列卓夫斯基 朱 立 人 译	257

• 文学史 • 艺术史 • 美学史 •

文学史的方法论问题.....	〔苏〕 弗里德连迭尔 汤 侠 生 译	278
论希腊人的艺术.....	〔德〕 温克尔曼 邵 大 箴 译	305
美学史（选译）.....	〔英〕 吉尔伯特 库恩 何文轩译 佟景韩校	316
编 后.....		340

论自然主义*

〔德〕弗·梅林
姜其煌译

尼采是自然主义的一付合适的手套

尼采只是在第三时期才有些名气，也只有这个时期的尼采，作为一位幸运的天才，能在现代自然主义之上自由翱翔。不应当把这一流派的思想家和诗人看作是克虏伯、施杜姆^①和罗特希尔德^②之流的舞文弄墨的奴才。不，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要纯朴得多。一个艺术创作学派必须要有哲学家参加才算人马齐全。古典作家有自己的康德和费希特，浪漫主义作家有自己的谢林，而对现代自然主义来说，第三时期的尼采正是一付合适的手套。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可靠的掩蔽体，可以防止与革命工人运动混合在一起。他的确提出了不少含意不清而极其动听的口号，借此可以从美学上多少美化一下种种无谓的纷争，以便把“三角恋爱”、同上帝老爷轻微的口角，说成是“自由的思想家，十分自由的思想家”的丰功伟绩，是“对一切价值的再估计”，把那些琐碎小事称赞为

* 此文选自作者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年发表的《美学探索》一书，是从俄文转译的。题目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编注。

① 施杜姆是德国资本家，“冶金大王”。——译注。

② 罗特希尔德是金融界巨子。——译注。

“独立自在的个性表现”。而我们则习惯用日常生活中流行的粗话来另外称呼这些小事。例如，不久前各报都转载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者施伦特^①诚惶诚恐地请求维也纳宫廷的某一位食客在剧院里给他谋一个小差事！我的笔头太拙，无法细致描述第三时期的尼采对现代自然主义发生的那种鲜明影响。这种影响在一首颂歌中得到了极好的反映，这是一位醉心于尼采的著名的自然主义派抒情诗人的杰作：

Bammel, Bummel,
Rückentanzgerummel,
Flackertanzgewaber,
Popanz und Borstentroll,
Rockentanzgeschrammel……^②

现代自然主义由于崇拜尼采而感到自己处在一个无法攻破的堡垒里。它想：在围攻者中要是有人想暗中破坏这片蠕滑的文艺沼泽，那就让他试一试吧！但是，为了事先保证自己没有任何危险，它断言：它的尼采，第三时期的尼采，根本不是逻辑理解的对象，而是审美享受的客体。一位尼采主义者哈尔登^③补充说，信仰社会主义的蠢人感觉不到这种享受。对这种无礼的话倒不必

① 施伦特，巴尔（1854—1916）德国作家和戏剧活动家、自然主义的卫道士。——译注。

② 这几句诗很难译，大致可以表达如下：

推推拉拉，跌跌撞撞，
出来一群人妖，
浑身长毛的丑八怪，
肆无忌惮地胡闹，
手舞足蹈地喧嚣……

③ 哈尔登，马克西密里安（1861—1927）德国评论家和政论家。——译注。

见怪：蠢人至少有一副血肉之躯，他们的神经系统没有痉挛式的变态本能。而且这种武断说法与真理也并非相去很远。没有一个神祇能从逻辑上理解第三时期的尼采，或者说得确切一些，能从逻辑上理解他的“体系”，更不用说一般的人了，因此，现代社会主义者当然不会象现代自然主义者那样饶有兴味地去欣赏尼采那套货色。

只是不应当把话说得太过分，硬说什么这种趣味无可争辩。谁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革命家，又舍不得丢掉资本主义的馅饼，谁想给俾斯麦擦皮鞋，或者愿意去吻老爷的鞭子，谁就总会在第三时期的尼采身上得到高度的享受。

但是，谁认为和平不是空谈，谁就会跟德国文化一脉相通；谁认为当代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是伟大的事业，谁就会坚信人类文明的进步，坚持明确论证了的科学信仰；——谁就从来不愿意读第三时期的尼采。

由此可见，这种趣味是完全可以争辩的，也就是说，完全可以用论证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鉴别这种趣味的客观根据是存在的，现代自然主义疯狂崇拜尼采的一个弱点就在这里。

自然主义无能为力

封建阶级的浪漫主义有它存在的历史权利，同样，资产阶级的自然主义也有它存在的权利。我同施泰格尔^①争论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考察自然主义的问题。如果有人说，现代自然主义代表了资产阶级文学的新的繁荣，代表了资

① 施泰格尔，爱德加尔（1858—1919）德国文学家。——译注。

产阶级文学的重大的发展，说明这种文学走出了它在七十年代混日子的泥潭，那是千真万确的真理。霍普特曼^①和霍尔茨^②之流与林达乌和维海尔特之流不同，他们是由另一种材料构成的；同样，施列盖尔和梯克之流也与柯采布和尼哥拉依之流曾一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要否认这一点，不需要任何鉴赏力。但是，当现代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艺术原则崛起的时候，当现代自然主义把我国古典文学扔进垃圾箱的时候，当现代自然主义以鄙视惋惜的神情撇开莱辛和席勒的时候，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必须起来反对这样做，这倒不是为了古典文学，为了席勒和莱辛，因为他们会象经受住浪漫主义者的冲击那样，也会轻而易举地经受得住这些冲击；而是为了及时制止对审美趣味的这种曲解，特别是为了使这种曲解不要渗透到工人阶级的环境中去。

我们用不着在这里散布施伦特替现代自然主义设想出来的可笑的生身父母，用不着在这里散布“俾斯麦的现实政策”以及其他天知道是什么样的生身父母。凡是真正了解近几十年历史发展的人，对现代自然主义的来龙去脉是相当清楚的。在七十年代的大崩溃中，看来，德国资产阶级的精神力量和经济力量一起衰竭下去了。当时，象林达乌这样的人，居然能在德意志帝国首都的文坛上扮演苏丹的角色，而在柏林舞台上出现了破产的容克，虽然他们形形色色，但总是同样极其乏味的。当时给人的感觉是，资产阶级文学的丧钟已经敲响了。但是，世界历史上的大时代，从来不会象它的继承者通常所期望的那样迅速消亡；也许他们应该期

① 霍普特曼，赫尔哈特（1862—1946）德国作家，自然主义的首脑。——译注。

② 霍尔茨，阿尔诺（1863—1929）德国作家，德国自然主义学派的创始者。——译注。

望的是怎样坚决地超过这个时代。正是进攻的力量迫使人们再次把反抗的力量聚集起来。当席勒写有关人类美育书简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他预言即将灭亡的那个专制封建的“天赋国家”还会祝贺欢乐的复活。同样，资本主义也不会迅速地没落下去，虽然这正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战斗毅力在七十年代以及后来很长时间内所需要的。这一事实本身不容否定，不过从中得出结论说，缓慢的解体根本就不是解体，那也是愚蠢的。

在八十年代，资产阶级社会在经济方面，从而在精神方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在科学的各个领域，新的生命苏醒了。在经济学界出现了一系列著作，它们用比较尖锐和深刻的眼光考察了现代社会的结构，在文艺界则出现了自然主义。正在无可挽救地死去的社会，集合了一切力量来保住自己的生命，而且这是这个社会还能加以发展的一些极其强大的力量。这些力量大大强于其他一些力量，而所谓其他一些力量就是社会认为必须要在无所畏惧的好斗环境中加以发展的力量，这些力量已经不太强大，已经不能使自己摆脱由于历史的铁的规律而再也不能摆脱的趋势。资产阶级的自然主义和封建阶级的浪漫主义的内部血缘关系正植根在这里。浪漫主义在封建社会解体的过程中，曾经处于类似的状态。为什么这两个文学的历史衰落时期尽管表面上看来完全不同，却表现出如此相同的性质，其根由就在这里。这一点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在它们的外部特征中表现出来，最近它还与其他情况一起在很多戏剧故事中表现出来。

从这种历史观出发，就可以正确地评价现代自然主义的优点和缺点。这样就会明白：自然主义的眼界为什么如此狭小，它那只不大坚固的小船，既缺乏罗盘，也缺乏尾舵和风帆，因此不能驶入辽阔的历史海洋。这样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自然主义这样

死死地抓住盲目模仿自然不放，因为它对每一个社会问题都无能为力。这样也就能乐于（自然主义就是这样乐于描写资产阶级社会一切丑恶、肮脏、下流和令人嫌恶的渣滓的）认清自然主义意态朦胧地向那些无聊的有钱的要人，这些真正艺术的死敌所提出的抗议是些什么玩意儿了。凡此种种都可从历史观点出发去进行很好的评价。但是，我们不能不提出抗议，反对把艺术在一个垂死的社会中不得不忍受的衰落的生活条件当作是史无前例的艺术生存的可能性；反对把抛弃文化史进步中的重大问题当作“纯艺术”的必要前提；反对把每一个有创造性的大艺术家都唾弃的对自然的肤浅摹写宣布为使世界革命化的艺术原则；反对仅仅因为现代无产者不想在艺术中看到污泥浊水，而要看到——照施莱基尔的中肯说法——“节日的烛光”，看到符合那个深信自己必胜并朝气蓬勃地展望着未来的阶级的自然情绪（即历史赋予的情绪）的“节日的烛光”，就责备他们的美学粗俗不堪。

诚然，现代自然主义也歌颂社会主义因素，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它证实了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内在的血缘关系。浪漫主义者是一些中世纪的反动人物，尽管如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却具有自由思想。这种情况常常使一些文学史家们迷惑不解。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显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封建阶级浪漫主义学派的诗人如果没有大量资产阶级文化的附属品，他们在十九世纪头几十年中是无法存在的。这之所以是绝对必然的，是因为封建主义世界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就集合过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用它从资产阶级那里拿来的武器反对敌人的优胜力量，如同红种人使用火枪来反对白人一样，这固然延缓了但却阻止不了他们无法挽救的灭亡。把封建阶级的浪漫主义同资产阶级的解放战争之间的这种关系运用到现代条件上来，就能立刻明白，应该如

何理解资产阶级自然主义中的社会特点。资产阶级自然主义者有社会主义思想，正如封建阶级浪漫主义者有资产阶级思想一样，不多也不少，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无数实验中，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一切哪怕是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只有一点点关系的艺术描写。

这就是他们的不幸。以前经常谈到，而我在我们的杂志上也谈到，希望他们日益掌握工人运动的艺术观，我们对他们的活动研究得越深，这样的希望就消失得越彻底。可是，如果用历史观点来考察现代自然主义，那么现代自然主义不得不拒绝接受的东西，恰恰会有利于现代自然主义的代表者本人。说他们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采取目光短浅的立场，是出于他们胆小怕事、谨小慎微、自私自利以及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不光彩的动机，这是完全不公正的；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忠于自己的，对他们决不能有更多的要求。他们和现代无产阶级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在这上面不可能架起一座桥来，即使他们能够跳过自己的影子，即使他们想同工人阶级接近，这支歌曲也将以抱怨工人忘恩负义的老调来结束。仅仅因为现代无产者更喜欢我国古典文学，高潮的文学，而不喜欢现代自然主义，衰落的文学，就责备他们在审美方面落后等等，那是荒谬的。如果同意思想深奥的历史哲人保尔·巴 尔 特 的 意见，认为现代工人运动没有理想，因为它还没有创造出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那就尤其荒谬。不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一个阶级的认识和希望的能力正象现代无产阶级那样，已经牢牢地集中起来，他们的美学观就会相对地退居于次要的地位。在这里，那条老章法也还保持着它的意义：武器的铿锵压倒了诗神的歌唱。

换句话说，如果堕落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再创造伟大的艺术，那么上升的工人阶级现在还不能创造伟大的艺术，虽然在他

们的内心深处蕴藏着对艺术的热烈追求……

但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发展出来一个新的艺术时代的可能性越小，就越可以肯定：无产阶级的胜利，一定会开创一个新的艺术时代，这种新艺术要比人类以往所看到过的艺术更高尚、更伟大、更绚丽。如果说审美享受就在于自由地和安然地观察事物，那么，只有在数千年来的奴隶劳动在“我们被啄伤得很厉害的自然”深深刻下的“可耻的奴役痕迹”消失以后，只有在人类“可以自由发展自己的人性”以后，它才能以最纯洁和最高级的形式发展起来。即使是为了这些深刻的预言，我们也决不容许人们谩骂我们的席勒。让资产阶级以一个老年人自命不凡的神情去设想吧，它以为他一定要死亡，所以艺术也一定要死亡。但是，我们和一切伟大的艺术家一样，都坚决相信：最后一位诗人只能和最后一个人一起抛弃这个世界。高地德意志中部的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伏尔太·封·台尔·福格里魏德^①曾用下面一句简单的话表达了这样的信心：

歌唱和讲故事的一天总会到来。

自然主义不是进步的旗帜*

近几年来，在艺术和文学中，围绕着“自然主义”这个概念一直吵闹不休。有人说，自然主义在艺术和文学中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样说对不对呢？又有人说，这不过是一句大话，

^① 福格里魏德，伏尔太·封·台尔（约 1170—1230），德国游吟诗人。——译注。

* 摘译自《略谈自然主义》一文，题目是译者拟的。此文发表于一八九二年。——译注。

用以掩饰艺术和文学的必然衰落，这样说对不对呢？对这个问题，既不能无条件地给以肯定的回答，也不能给以否定的回答。有时，对这个问题可以作这样或那样的回答，这要看情况而定。“自然主义”这个词，在艺术和文学史中，曾多次被各种流派用来作为战斗的号召。它说明了一切问题，因此，什么也没有说明。为了知道这个概念对现代包含什么涵义，必须设法弄清楚：现代在这个概念中注入了什么样的涵义。

各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创作，也和他们的宗教观念、他们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一样，归根到底取决于他们为自己的经济发展而进行的斗争。作家和艺术家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生活在云端里的。相反，他们生活在自己民族和自己时代的阶级斗争的最深处。这些斗争对各种人物的影响是极不相同的，但是谁也不能置身这些斗争之外。明察秋毫的艺术行家，在古希腊遗留给我们的最伟大最古老的悲剧——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中，凭着自己敏锐的嗅觉，有什么东西找不到，有什么东西寻不着呢！既有对自由突然迸发的豪迈热情，又有炽烈燃烧起来的民族感情，还有朴素庄严的世界观，等等。但是，自从巴霍芬以自己的研究在科学中进行革命以来，大家已经毫不怀疑，这个宏伟的悲剧不过是反映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已经完成的经济革命，父权制对母权制的胜利。

如果从这个极其遥远的例子立即转到我们最熟悉的例子，那就不难理解，我国古典文学不过是反映了德国市民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克罗卜史托克和莱辛、歌德和席勒、康德和费希特，都战斗在资产阶级的最前列。我们常常有人在民族自豪感发作的时候说，德意志民族既然创造了这样一种几乎取之不尽的丰富的文学，这就表明它比别的民族优越。但这很难说是祸是福。

可以从反面来看问题：说德意志人比别的民族更象是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这是他们的不幸。德意志民族所以会有这种特点，正是因为穷困的现实阻碍了上升的市民阶层走向直接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道路，当时的一切优秀人物只好把自己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文学领域里。但是，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倒并不重要。如果认为，由于某种机缘或不可预测的天意，而使德国这块土地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产生出如此众多的才气横溢的文学天才，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太荒谬了。事实上，当时在整个欧洲，资产阶级由于经济的发展而处于强大的上升时期；在德国，这个阶级还不够强大，还不能象法国那样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所以它在文学中就创造了一幅资产阶级世界的理想图画。

但是在文学史上，每当上升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时候，上升阶级向没落阶级进攻时总是高喊这样的战斗口号：“自然和真理！”它号召人们面向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没落阶级越缺乏生命力，它就越要慌乱地抓住僵死的公式不放；而上升阶级内部越汹涌着青春的活力和沸腾的热情，它就越要猛烈地摧毁它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它能够和希望用来生活的东西，在它看来就是自然和真理。在艺术和文学中，对这两个概念，没有，从来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其他的标准。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所谓自然主义，指的是各种不同的流派，它们的性质，在每一个场合，都取决于那个把自然主义宣布为自己文学上的代言人的阶级的历史特点。在某些场合，它甚至与其说是进步的旗帜，不如说是掩饰退步的遮羞布。

在德国文学史上，恰恰有不少这样的例子。莱辛是一位为德国市民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最有远见和最勇敢的战士，无论在他

的理论著作中，或者在他的艺术创作中，他都主张资产阶级文学应该同资产阶级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就是这位莱辛，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苦恼和惊奇地观察到：“狂飙突击运动”派诗人们对自然和真理怀着满腔狂热的激情，时而进入中世纪骑士的密林^①或弹唱诗人歌颂的赫鲁斯克人的树丛^②，时而徘徊于奥西安^③的迷雾之中。毫无疑问，这也是一种自然主义：一种虚构出来的远方异国的古代生活，是资产阶级能够(和希望)过的唯一生活，因为专制主义的严重压制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根本不能有所作为。但是在发展程度上，这种自然主义甚至不能同整个欧洲文化作大致的比较，最后却需要外国占领者的宝剑把自然和真理的新鲜气息注入德国生活的精神领域，使德国人恢复生活的鉴赏力。

到本世纪，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首先是在五十年代开始出现的。经过海涅和普拉顿、海尔维格和弗莱里格拉特的所谓迷茫的彷徨之后，古斯塔夫·弗莱塔格和奥托·路德维希力图表现“干活儿”的德国人民。大商人成了自然的化身，他在革命旋涡中只关心怎样保住他们的装满了咖啡和砂糖的袋子；而诚实的“雇佣工人”则成了真理的化身，他们要是不能理解“雇主”按照合同有权开除他们，就会悲惨地死去。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资产阶级对革命失望以后，就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物质利益，不靠思想、歌唱和宝

① 俄文是дѣбри，转意为：一种学说中深奥难解的地方。——译注。

② 十八世纪，在德国，所谓“弹唱者”的代表人物克罗卜史托克、赫尔斯登堡、丹尼斯等，致力于唤起人们对德国古风 and 北方神话的兴趣。梅林在这里指的是克罗卜史托克歌颂古代德意志赫鲁斯克部落首领盖尔曼(阿尔明尼)的戏剧三部曲。——译注。

③ 意指“狂飙突击运动派”作家酷爱《奥西安之歌》。奥西安是传说中的一位古代苏格兰诗人。《奥西安之歌》的真正作者是吉姆斯·马克费松(1734—1809)。——译注。

剑，而只是靠钞票这个活神祇来使本阶级走上成功的康庄大道。他能够和希望用来生活的东西，就成了他心目中的自然和真理。尤利安·施米特先生甚至写了一部三卷本的著作^①，在这部著作中，他严厉地把杜契库库耶夫斯克^②所有的爱国主义者，从莱布尼茨到谷兹科夫，都革出了教门，并且详尽地向德国人民解释了“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这一杰出理论的实质。但是，这一部巨著并没有使这一理论永垂不朽，它象其他一些“自然主义”的变种一样，今天听来简直就象是一些过时的俏皮话。

关于自然主义这个文学概念的情况，就谈这些。不能把它归结为一个一般的定义。它可能是一个信号，号召人们进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冲击，就象卢梭号召人们回到自然去一样。它也可能以一个胖呼呼的安琪儿的形象，在“特·奥·施勒特”商号的咖啡袋上空飞翔。必须在每一个场合弄清楚，这一文学流派在当代的阶级斗争中采取什么立场。这不是要给文学加上政治倾向性的重担，这是要寻找政治、宗教、艺术、文学以及一切精神观点的总根源。这是判明应该把某个时代文学上的自然主义理解成什么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至于讲到这一概念在今天，特别在现代德国的意义，那么，看来，我们还会有很多机会从这样的立场来考察这个文学艺术现象。

① 指《莱辛逝世以后的德国文学》（1858年版）。——译注。

② 杜契库库耶夫斯克是阿里斯托芬喜剧中虚构的鸟类王国。——译注。